

诸神之城

ELANORIS

伊岚翠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安珀 Lizzy 译 李天奇 译审

寻求尊严的冒险；
复兴荣耀的宫廷斗争；
事关生死的信仰危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诸神之城

ELANDRIS

伊岚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2-164 号

ELANTRIS

© 2005 by Brandon Sanders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randon Sanderson
c/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岚翠 / (美) 桑德森著; 安珀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幻想文学精选)

ISBN 978-7-5520-0035-1

I. ①伊… II. ①桑…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9029号

出品人：缪宏才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黄诗韵

特约编辑：沈丽凝

营销编辑：陈轶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陈 娴

伊岚翠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安珀 Lizzy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2000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字数 554 千字 开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张 33.75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035-1/1·051

定价：68.00元

序

(一)

致
简
体
中
文
版
读
者

即将首次阅读我的作品的中国读者们，我要对你们表达格外热烈的欢迎。谢谢你们选中了我的书，愿你们享受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一切。等了这么久，我的书终于在中国出版了，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曾在亚洲地区生活过两年，中国源远流长的神话与文明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

我写的书被归类为奇幻。奇幻是我热爱的题材，我已在其中深陷多年。但在在我看来，有太多的人只根据简单的类别定位就对书籍做出草率的评判。在我的书中，我不仅营造神奇而令人惊异的气氛，也描绘人类自身所处的状况，竭尽全力将幻想和真实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只有作为科学分支的魔法才最为有趣——只是这门科学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在我接触过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电影中，我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精彩神奇的情节永远掩盖不了角色命运的意义——那才是故事的核心所在。

衷心感谢你们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作品。希望你们能在这些书页中找到具有深度、值得去爱的事物，发现美好有趣、但同时又令人深思的东西。

布兰登·桑德森



序

(二)

致繁体中文读者
(节选)

当我知道《伊岚翠》要在台湾出版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大学时代在韩国住了好几年，也就在同一时期开始构思这本书。从那时到现在，我对中国文字一直相当着迷，而我在中文上的研习（主要着重于它与其他语言，例如韩文和日文如何互动）孕育出本书中艾欧的概念，以及整套魔法系统的运作方式。

关于这本书，我常被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选择写单行本，而非一整套系列，第二个问题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想借此机会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伊岚翠》是一本单行本格式的大架构史诗奇幻小说。在这个主题领域中，这种格式算是少见的，因为现在似乎没多少人在出奇单行本。

我选择写单行本主要因为下列几个原因。首先，我喜欢单行本。我觉得能在一本书中说完一个奇幻故事，却又保存其架构之宏伟需要技巧，也有其独特的文学之美。我喜欢以出版这样一本单行本的方式对市场做出宣告，我认为我们都需要更多像这样的一本就可以完结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以轻松的心情开始阅读。而且有些故事本就应该在一本书中结束，不需要勉强把它很不自然地拉成四五本，形成一个系列。

第二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它有什么暗喻？毕竟这本书讲到了落魄神明、宗教暴政、腐败政权，是否和我们的世界有直接关系？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一方面答案很简单，但这答案是大多数人不要听的。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不是为了要让它有意义才写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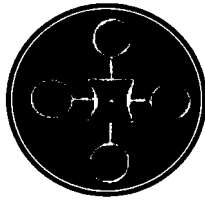
这本书在讨论什么？它可以被看成在探究该如何面对慢性疾病，它可以被视为在讨论弱势小国如何在强权环伺下努力生存；它可以被认为在展现艰难困苦中的一点希望和乐观的力量。

可是我必须实话实说，这些都不是我在写这本小说时思考的主题。对我来说，这本书只讲一件事——人。尽力而为的人；活着，生存，挣扎着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生存意义的人。雷奥登、莎瑞娜、拉森，三个不同的人，十几个不同的动机。

希望你从认识他们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一如我在撰写他们时的心情。

布兰登·桑德森 (Brandon Sanderson)





幕起

伊岚翠（Elantris）曾经是座美丽的城市，一座力量、光辉和魔法之城，人人称其为诸神之城。来访者说连那里的石头都从内部散发出一股光芒，这种令人赞叹的神秘奇迹在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当夜幕降临时，伊岚翠就会如一团巨大的银色火焰般闪耀，即便在极远的地方也清晰可见。

伊岚翠已是如此壮丽高贵，它的居民却更甚：他们的头发是那种耀眼的银白色，他们的皮肤如纯银般闪耀着金属光泽，伊岚翠人就像他们的城市本身那样炫目耀眼。传说他们是长生不死的，至少是接近于此；他们的身体有快速的自愈功能，强大的力量、敏锐的洞察力与惊人的速度佑护他们免受侵害，他们只要单手挥动便能发动魔法。人们从欧佩伦（Opelon）的四面八方赶来此地，就是为了领受伊岚翠神奇的治疗术、食物与智慧。甚至可以说，他们曾是欧佩伦的神。

而且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宵得术法（The Shad）”是一种转化的魔法——它往往发生在夜晚，当生命慢慢进入休眠状态的神秘时刻随机降临。宵得术法可能会找上乞丐、手艺人、贵族或者士兵，当它降临时，这位幸运儿的生命将会终结，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他将抛弃原有的世俗身份，搬入伊岚翠。在那里，他将活在极乐世界之中，用智慧统治一切，被永远崇拜。

然而，这种永恒却在十年前终结。



第一部

PART ONE

伊岚翠之影



第一章

阿雷伦 (Arelon) 王国的王子雷奥登 (Raoden) 这天清晨醒得很早，完全不知自己已受到了永恒的诅咒。他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晨曦柔和，却依然被晃得睁不开眼。在他敞开的阳台外，宏大的伊岚翠城就矗立于远方，斑驳高墙的阴影笼罩在雷奥登自幼生长的凯伊城 (Kae) 之上。伊岚翠的城墙高得无法想象，但王子还是看得见墙后那些耸立的黑塔，破损的塔尖仿佛暗示着隐藏在墙后的陨落的荣光。

这座被遗弃的城市看起来似乎比平时更加阴暗，雷奥登盯着看了一阵才移开目光。巨大的伊岚翠高墙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但凯伊城的居民仍设法无视其存在；回想起那座城市曾经的美丽令人痛心，使人不禁想探究宵得术法的祝福怎么会在十年前变成诅咒……

雷奥登摇了摇头，爬下床。对于这么早的时间来说，这种温暖显得有些异样，当他胡乱披上长袍时居然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他拉了拉床边的铃绳，通知仆人他要吃早餐了。

这是今天的另一件怪事，他居然饿了——而且是非常饥饿，几乎无法抑制。他向来不喜欢丰盛的早餐，但今天早上他却发现自己正迫不及待地等着食物的到来。终于，他决定派个人去看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早餐还没准备好。

“埃恩 (Ien)？”他在尚未点灯的房间中喊道。

没有任何回应。雷奥登为侍灵 (the Seon) 的偷懒皱起眉头。但是埃恩能去哪儿呢？

当雷奥登站起来时，他的目光再次落到了伊岚翠城上。蜷缩在这伟大城市的阴影下，凯伊城看上去就像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伊岚翠，黑暗而庞大——早已不再是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具遗骸。雷奥登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忽然传来敲门声。

“总算来了。”雷奥登边说边去开门。伊萝（Elao）端着一盘水果和一些热腾腾的面包站在门外。

还没等雷奥登伸手去接，盘子就从受了惊吓的侍女手中滑落，结结实实地砸在地板上。雷奥登僵在那儿，任由托盘的金属撞击声在空荡荡的走廊中回荡。

“我主（Domi）慈悲！”伊萝低声说道，眼里透着惊惧，手颤抖地握住脖子上挂的珂拉西（Korathi）垂饰。

雷奥登想要帮忙，但侍女却惊恐地退后一步，踉跄着飞快逃离，还差点被甜瓜绊倒。

“搞什么鬼？”雷奥登问。接着他看见了自己的手，它们先前隐藏在昏暗房间的阴影中，现在暴露在走廊闪烁不定的壁灯下。

他转身奔回房间，撞倒了挡道的桌椅，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房间里的穿衣镜。拂晓的微光正好转强，足够让他看到镜中的自己。一个陌生人的形象。

他的眼眸依旧湛蓝，即使因恐惧而睁大；然而他的头发却从沙褐色变成了软塌塌的灰色，而最惨的是他的皮肤，镜中的脸庞布满了令人作呕的黑色斑点，像是深色的淤青。这样的斑点只表明了一件事。

宵得术法已经找上了他。

伊岚翠的巨大城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仅余一声骇人巨响宣告一切的终结。雷奥登努力支撑着，但他的思维早已被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震得麻木了。

他的这些记忆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人的：他的父亲埃顿（Iadon）王在下令让教士把雷奥登丢进伊岚翠时，甚至不愿接触他的视线。一切都做得迅速而隐秘，埃顿无法接受自己的继承人是个伊岚翠人的事实被公开。若是在十年前，宵得术法早就把他化为神明；而今，秘法不再把人变成银肤神灵，而是让人沦为恶心丑陋的怪物。

雷奥登用力摇摇头，不敢相信他的命运竟会如此。宵得术法应该只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远方的某个人，那些活该被诅咒的人，而不是阿雷伦的继承人，不该是雷奥登王子！

伊岚翠城在他面前慢慢出现，高高的城墙上布满了卫塔以及排列着的士兵，这些人不是为了抵御外敌而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城中的居民逃出去。自从“灾罚（the Reod）”降临之后，每个被宵得术法转化的人都被丢进伊岚翠自生自灭；这座倾覆的城市已经沦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墓穴，留给那些行尸走肉的人们。

雷奥登甚至还记得他曾站在城墙之上，俯视底下满脸畏惧的居民，正如那些守卫现

在俯视着他一样。这城市曾经离他是如此遥远，他也曾站在城墙之外。他那时还作过一些哲学性的猜想：在那黑暗无边的街道中行走会是种什么感觉。

如今，他要亲自去发掘了。

有段时间雷奥登拼命推着城门，仿佛这样就可以让他的身体穿门而过，洗净他身上的污秽。过了好久，他才低垂着头，发出无声的悲嚎，停止了无望的反抗。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捆在一个球上，再从污秽的山顶上一路滚下来，直到梦醒时刻一切才会结束。但是他很清楚他永远不会醒来，教士们告诉他这场梦魇永远不会结束。

但是，在某些地方，有些什么东西仿佛在催促他前进，他知道自己必须一直前进，他怕如果他停了下来，就会放弃一切。宵得术法已经夺走了雷奥登的身体，他绝不能让它再夺走自己的心灵。

他只有凭他仅存的自尊作为盾牌，来抵抗那些绝望、沮丧，尤其是自艾自怨的想法。他重新抬起头，决心勇敢地迎接常人眼中的诅咒和厌恶。

从前，当雷奥登伫立于伊岚翠的城墙之上俯视那些居民时，不管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的俯视，他留意过那些覆盖了整座城市的污秽与脏乱，而今他就身陷其中。

城市的每一处表面——从建筑物的墙壁到鹅卵石的裂缝——都覆盖着一层绿锈般的陈垢，那种黏滑油腻的物质使伊岚翠原本缤纷混杂的外观变得统一了，它将一切混成某种单调而萧条的色泽，就像是在悲观的黑色中混入污染物般的绿色，最后再加上点排泄物般的棕褐色。

以前，雷奥登曾远远观望的城市居民，现在就真实地出现在他身边，连谈话声都清晰可闻；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恶臭弥漫的广场边，不少人甚至毫不在意或根本全然不知地坐在水注里，这潭污水中充满了昨夜暴雨留下的脏污。他们有些人在哀号，而大多数人对他们的遭遇保持沉默，只是不住地呢喃自语或是为了他们那些看不见的伤痛抽泣。然而，一个站在广场远处的女子，带着某种纯粹的苦闷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一会儿她才安静下来，仿佛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大多数人穿的衣服都像破抹布，脏污、松垮，就和街道一样的尘土飞扬。靠近细看，雷奥登知道那些是什么服装了，他低头看看自己那长而飘逸的白色丧服，就像是用许多缎带缝制而成的。然而，衣服袖口与脚边的亚麻布已被城门和街石上的秽物污染了。雷奥登怀疑这件衣服很快就会在伊岚翠其他居民的拥抱下变得不再如此显眼。

这就是我将要变成的样子，雷奥登心想，改变已经开始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也会变

成一具了无生气的躯体，一个在街边喃喃自语的活死人。

广场另一边的些许骚动引起了雷奥登的注意，使他暂时摆脱了无尽的自怨自艾。在他面前的幽暗门道中蹲着几个伊岚翠人，雷奥登无法从他们阴暗的轮廓中辨认出他们的形象，但他觉得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雷奥登手搭凉棚想看得更清楚些，这时他才想起手里还有个小草篮，里面装着送死者往生用的珂拉西祭品，显然送人进伊岚翠比送死者到来世好不了多少。篮子里装着一条面包、一些蔫掉的蔬菜、一把谷粒和一小瓶葡萄酒，比普通人家的往生祭品要差得多，但即使是育得术法的受害者也有权利得到一点什么。

雷奥登瞥了门边那堆身影一眼，心中闪过一些他还在外面时就听过的谣言，那些关于伊岚翠人野蛮行为的故事。那些黑影虽然尚未行动，但他们的打量已经让雷奥登不安起来。深吸一口气后，雷奥登往边上一闪，沿着墙根往广场东侧走，那些身影虽然依旧注视着他，却并没跟上来。很快，他已经看不到那个门道了，于是他快速安全地闪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街。

雷奥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刚刚逃离了某些东西，虽然他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然而，过了一会儿，在确定没人继续跟踪他后，他却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傻瓜。毕竟，到目前为止，他还没遇到任何一件事可以证实伊岚翠的谣言，雷奥登摇摇头继续走他的路。

恶臭几乎让人窒息，无所不在的泥泞发出如死去菌类一般黏稠腐败的气味。这难闻的气味让雷奥登分神，一不小心几乎直接踩在一个蜷缩在墙角的老者身上。老人凄凉地哀号一声，把干瘦的手臂伸向雷奥登。雷奥登低头看着老者，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意——这“老人”的年龄绝对不超过十六岁，他的皮肤因为覆着一层煤灰而显得又黑又脏，但他的脸庞却稚嫩得连男人都还称不上，只能说是个孩子。雷奥登不由得后退一步。

男孩仿佛意识到他的机会可能转瞬即逝，于是凭借着一股由突然的绝望带来的力量，拼命向前伸出手臂。“食物……”他张着只剩半口牙的嘴低喃着，“拜托……”

接着他的手臂无力地垂下了，仅有的耐力耗尽，那具躯体重新缩回，靠在了冰冷的石墙边。然而他的双眼依旧望着雷奥登，那是一双充满哀伤、痛苦的眼睛。雷奥登在来到外城（Outer Cities）前并不是没见过乞丐，也许还被其中一些骗子耍弄过几次，但这个男孩绝不是装出来的。

雷奥登拿出祭品中的面包递给男孩。掠过男孩脸庞的不可思议，反而比先前的绝望更令雷奥登不安。男孩应该早就放弃希望了，也许伸手乞讨只是习惯，而非真的期待能有所获得。

雷奥登离开了男孩，继续沿着狭窄的街道走。他暗暗希望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不要像刚才的广场那般阴森可怕，也许，那里的脏乱只不过是使用过于频繁所致。然而，雷奥登错了，巷子中的脏乱比起广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身后传来隐约的撞击声，雷奥登惊慌地回过头。一群黑影站在街口，围住地面上的一个物体。正是那个乞丐！雷奥登颤抖地看着五个男人吞咽着他送的那条面包，彼此殴打争夺，完全无视男孩绝望的哭喊。终于，其中一个被噪音惹怒的男子抄起旁边的木棍狠狠地敲在男孩的头上，沉闷的声音在小巷中回荡。

那些人终于干掉了手中的面包，将眼光转向雷奥登。他害怕地退后了一步，显然之前自以为逃过一劫实在是过于乐观了。那五个人缓缓地向他靠近，雷奥登连忙慌乱地转身，随即疯狂地奔逃起来。

追逐的声音就在身后，雷奥登又惊又怕，跌跌撞撞地奔跑着，这一切都是他当王子时没有经历过的。他发狂似的逃跑，暗自以为他会气不接下气，然后侧腹刺痛，就如他以往体力超支时一样。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他只是感到疲倦虚弱到了极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崩溃了。这种感觉相当可怕，就好像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

出于绝望，雷奥登把装着祭品的篮子往后一抛，但这个笨拙的动作使他整个人失去了平衡，此时他又绊到了卵石路上一条隐藏的裂缝，这让他一阵踉跄无法停止，直到一头撞进烂木堆中。多亏这堆原本或许是木箱的吱嘎作响的烂木堆，才止住了他跌跌撞撞的脚步。

雷奥登迅速地坐起来，如烂泥般碎烂的木片随着他的动作被抖落在潮湿的小巷之间。追兵已不再理会他，五个人趴在街上的烂泥里，专注地从道路的缝隙和脏水洼里捡拾散落的蔬菜和谷粒。其中一个人把手指滑进裂缝里，掏出了黑乎乎的一团，显然其中烂泥要远多于谷粒，他却仍迫不及待地將整团秽物塞进嘴里，雷奥登只觉得胃部一阵翻腾。

恶心的唾沫一滴滴从那人的下巴滴下，就像是從炉子上沸腾冒泡的泥巴火锅中流淌出来一样。其中一个人注意到雷奥登在看，于是用非人类的声音咆哮着，并伸手抓起腰间几乎被他遗忘的棍子。雷奥登疯狂地想要寻找一件武器，但最后只找到一根侥幸还没蛀光的木条，他用迟疑的双手握紧木棍，努力想要制造出一丝丝危险的气氛。